政治重心點在於國民黨傾左傾右大問題

（上）

（浪花）

□東風壓倒西風
□西風壓倒東風
□仕不坐……
□共仕不立……

蔣汪二氏已經攜 入京，胡漢民亡生命潛伏港邊，而有深遠目光，政局經此一番風雲想斷就枚舉，人民亦於萬籟皆靜恐中，雖未得霖雨苦，然大星已能望到雲霞，頗得少許慰藉。然大星能望到雲霞，頗得少許慰藉，欲成事，則外面之紛紜浮議，豈能不空穴有來風歟，

□問題，潛者遂十功名權力之事，直在全黨黨員之間，一笑吾人

彼所謂逐者，逐于何種功名權力之間，直者何種道義是非之間，此言含義深遠，餘味不盡，其所謂獨哉乎，則蔣氏本人已逐辭主席職，親蔣要人，亦均已離京矣，其相歸約法之爭歟，則得失雖盡，豈底深厚（吳稚暉）胡漢民之謂乎，然以寬博大公之胡氏，近日報紙此種之謂言，不將為之齒冷耶，曰，胡氏所逐所直者，其惟整個國

□黨人不知亡國恨
□庚款竟撥梨園伶

提 黨國要人李石曾，是誰人不知，胡漢民年來奔走國事，勞碌，其是此次南北言和，李同志真有力，如此將勞，所以現 非平抱病起來，聞其說，李同志真有力，如此將勞，所知竟被殺有家王季緒蔡提出嚴重的警告，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，事實是這樣，程伶豔秋的藝術，（與其說藝術，不是直接痛快的說臉蛋兒長得不錯，嗓子唱功清爽，尤其是男婦人的做功……）素為李先生拜倒，所以李先生就毅然決然撥了十萬元的庚款，叫程伶赴歐 察藝術，獎勵後進，真是無微不至，可謂李先生的一片苦心，要

樣內去派程伶察藝術中國的藝術不要有絕滅之虞嗎，但 話又要說回來了，在這樣的國難年頭，李先生竟好整以暇，像臨死的人還在提倡著以色相示人的藝術，而去發察藝術的，竟是一個不學無術的梨園子弟，我們要是把這十萬元去慰勞前線的將士，我們要是把這十萬元去贈給馬將軍做軍餉，或去給蔡 軍當辦軍火，其收效又是怎樣，就是退一步說，庚款因為協定的關係，那末去發放北平各大學的教育欠費，不是要獲益多多嗎，然而李先生竟不知亡國恨的送給了程豔秋做發察費去了，唉，這真無怪于季緒輩的責問了，

我們老百姓不敢去向黨國要人算賬，只好莫測高深的嘆幾口氣吧，然而我們終希望一輩要人們拿出一些良心來，李先生此舉，不過小之尤者耳，我們又何必去苛刻的批評呢，

（者記）

民黨傾左傾右大問題耳，慨自國民黨之分左右派，歷史已屬悠久，似無諱飾之必要，汪精衛之言曰，「本黨黨內之有派，在政組以前，已是事實，只是脫不了個人關係和地方關係，及政組以後，方才有左右派的名詞發生，」是左右派之分，在十三年之前，早具雛形，十三年以後，因各派之政治爭鬥，亦愈形愈烈，而蔣氏之傾左傾右，遂成國民黨中左右派勢力消長之惟一表徵，此皆有事實而宣示於吾人之前者，雖百辯不可得也，十四年胡漢民之往莫斯科，即為蔣氏傾左，而左派遂得政治上之勝利者也，十七年汪氏之赴法，即為蔣氏傾右，而右派遂得政治上之勝利者也，總之，國民黨中，蔣氏左之則左勝，蔣氏右之則右勝，所謂不是西風壓倒東風，即是東風壓到西風，蔣氏其東西風之謂歟，

去年約法 爭，胡漢民既不容納蔣氏之主張，而蔣氏亦

□本報陶蓋為監察院長于右任治印，所謂求目的不擇手段，亦革命家應有之態度耳，（未完）

□青年決死團大鬧行政院

▲與李大年發生衝突 ▲鄭洪年慨捐一千元

上海青年決死團，日前在京，與軍政部發生衝突，其經過情形，已誌本報，前日下午四時，該團一行六十餘人，仍由吳邁、葉斌等率領，赴行政院請願，以無人負責答復，不允離院，全體住宿于該院之會客室，以致資客往來，俱為之裹足，延至昨日下午四時，正副兩院長猶未到院，該團團員以守候過久，頗為氣憤，言語行動，不免有過激之處，致與該院參事李大年發生衝突，一時形勢，突呈嚴重，幸該院秘書長鄭洪年開訊于樓，向雙方排解，好由私人口袋中，捐助該團經費一千元，推該團以尚未得正式答復，仍不允離院，昨晚仍繼續住宿于該院會客室，聲言不達到目的，誓不他去，以留食為後盾云，

（人國）

□汪精衛對宋慶齡表示斷絕

（風笙）

自從宋慶齡發表宣言以後，國內對于其謂和平分贓，統一作惡的大論，該團經費一千元，一面發表宣言，決不參加任何內戰，言外之意，即有一致對外，努力殺敵之表示，張發奎見張惠長有此表示，認為志同道合，遂派代表往見，商量起里援馬等事，請後派機協助，機之一部，離粵來京，請命政府，俟得確定命令後，即轉飛湘邊，隨第四軍一同出發云，

（影）

（葬）

司令，前航空署長張惠長，領銜全體空軍宣言，決不參加任何內戰，言外之意，即有一致對外，努力殺敵之表示，張發奎見張惠長有此表示，認為志同道合，遂派代表往見，商量起里援馬等事，請後派機協助，一同出發，張即表示認可，當即派驅逐戰偵察各機之一部，離粵來京，請命政府，俟得確定命令後，即轉飛湘邊，隨第四軍一同出發云，

能隨軍出發為國效勞，逐等倭奴，日前駐粵空軍總

□張惠長派飛機協助張發奎

喧傳已久之張發奎援馬，已由副軍長吳奇偉統率，於元旦日開拔向湘邊集中，以便全體北上，開已得中央允許，將予以剿匪命令，不日出發，然日軍之在關外所以能犯瑯若此，全恃其飛機業多，空軍之威力，我方幾無抵禦之法，是以我方錦西一帶之義勇軍，時以無機偵察而不知敵軍虛實，更以受敵機襲擊而失却聯絡，張有鑒於此，故向各方力籌飛機，俾

武俠小說草澤英雄傳

（大六四）（鷗）秦瘦

第卅二回　人力難逢天不如歸去　遊謀可遂志且待重來

正在那裏盤查出進的行人，鄭世傑見不是頭，忙暗暗知會杜守中，且繞著城走，走到東門一瞧，也是如此，只得暫時不作進城之想，且在一座破廟內歇了一會，使一同趕城造夫，無奈胡法祥趕起走了兩個耳光，科到他們要來做手脚，因此死牢前後，已調了百名清兵守著，劉三和周福頭兩個，也輪流在屋面上瞭望，鄭杜二人窺探了半晌，竟沒法下手，直守到起了五更，還是空手而回，這一來不用說彼此都是氣悶極了，回到破廟內，對坐在神前再也合不上眼，無何，天色大白，雞聲高唱，鄭世傑正想出個一晚不曾睡覺，老眼已有些發花，便來不及的搶了神案上的一具石香爐，奮力擲去，才鬆手，只聽戴庭鑰的聲音大罵道，好老杜，俺已吃石灰傷了眸子，你還要賣俺吃香灰嗎，這一喊却喊得兩人一齊呆住，細一瞧，才見戴庭鑰未學源之後，還隨歌踢密青和邱士傑師徒倆，並迭跟戴庭鑰一起被擒的兩個小弟兄也來了，方知他們已給歌踢密青救出，不覺喜出望外，大家便一同坐下，歌踢密青也不及敍舊，忙替戴庭鑰說好了眼睛，施起一陣神風，將他們一行六人吹回湖州萬石山去，上官雲虎高天覺等還在，不免又細問了一番，龍州失利之事，戴庭鑰直氣得咬牙切齒，

徐輔廷醫師專治

（下）

香艷小說

現代巨著

秦康公司

天喜堂

老婢調經丸

李森醫生

總發行所上海

曼麗書局

趙一去場市菜蓬往先該應人的海上住之　趙一去場市菜蓬到期星每該應人的海上到初

霍桑探案

（程小青）

（八七）

第六章　一個患風病的人

吳紫珊聳頭道：「正是，不過並不是我自己投資。我妹夫從前本做標金，現在就偶然在公值上投些兒資。他有時和我商酌，這些書就備着參考參考罷了。」

當霍桑站在床邊和吳紫珊作最後問答的時候，我站霍桑的背後，靠近鏡檯，做了一件小小的非法舉動。我瞧見那紙烟罐上的那匣火柴，是飛輪牌子。我悄悄的開了火柴匣，順手取了兩根火柴，放在我的白紗布的外褂袋中。等到霍桑點頭退出，我也就跟着出來。

這時汪銀林已先退出，跟着霍桑墨儒重新進死者的臥室中去。霍桑剛才跨出了吳紫珊的房門，忽又站住了，回身向那始終呆立在一旁的黑臉木匠，招一招手。

他低聲問道：「你在這中間裏出進了幾次？」

那木匠張大了驚駭的目光，連連搖頭道：「沒有啊！我的脚沒有踏到過中間。我從那樓梯頭上的小門裏出進的。」

霍桑點一點頭，便穿過中間，向對面的一室走去。（第六章完）

（探蘇）

□東吳學潮層出之趣聞

▲無獨有偶之師生　▲此之謂乃師乃生

蘇州東吳大學，校長楊永清氏厲治學生愛國運動，致釀成重大風潮，相持迄今，校長與學生雙方各趨極端，致未能解決，詳情已載各報，查該校為教會所設立，本為基督教之文化侵略工具耳，該校雖為最高學府，然畸形教育，早為各界所不滿，甚有大學生畢業而不能書一中文信者，能不令人聞之痛心耶，茲將此次風潮要中趣聞二則，記之於下，

□教授呈文竟不通　該校一部份教授，因鑒於風潮久持不決，殊非學校前途之幸福，乃竟降落大學教授身份，具呈縣教育局，請求查辦風潮，以不相聯屬之關係，呈文中竟醫稱校，而自稱職等，能不令人掩口葫蘆，以大學教授之資格，所轉呈文竟如此不通，公文常識全無，何以師表諸生，該校平日中文程度於此可見一斑矣，

師生楊士芳，竟敢潛入女生宿舍，一說潛入女舍監鍵長本之私室，逗遛不勝憤慨，以其有妨金體同學及學校名譽，事關教育人格，為維持紀律計，為維持風化計，當經體育學會，議決立即驅逐出校，除此害羣之馬，然學校當局，對於楊士芳案，尚認為不滿，是真令人欲哭無淚矣，

（蘇）

□各省將要求中央舉辦產銷稅

中央自去歲鎮廬後，舉國人士，莫不稱便，惟國家收入，驟形減少，各省行政經費，亦以之異常拮据，良以此項稅款撤後，別無的款以資彌補也，去年各省主席如浙之張靜先，鄂之何成濬，湘之何健等，均因省庫支絀而提出辭呈，由此可窺中央鎮廬後，各省所受之影響矣，現在蘇省主席顧祝同，魯省主席韓復榘，鑒於中央鎮廬後，省庫因之空虛，倘不妥籌辦法，將來各省財政，必致不堪收拾，故擬聯合鄂省主席何成濬、浙省主席魯滌平、及湘主席何健，聯名向中央要求舉辦產銷稅，使各省有的款收入，省庫有的款收入後，中央財政能舉辦產銷稅，魯省有的款收入後，中央財政機關，仍當一律歸還中央云，

（平）

□檢查日貨之幸運兒

（蝶夢）

國運動，會員人物，皆熱血青年也，而不知其中有敗類，藉作發財機會者，言之駭人聽聞焉，余前日遇友人宴，同席一少年，為遞邑中檢查日貨之黑幕，謂某也某也，並為會中領袖，而於某公司得賄若干萬，某商店得賄若干千，及風聲洩漏，則皆倉皇辭職，狼狽而逃矣，地方報紙曾略有紀載，但閱者未知其詳耳，時余聞之，以為少年故甚其辭，然少年指天誓日言其確，使其言果信，余不禁欷歔雲湧之各地日貨檢查會莫不知

中國之亡，即亡於此輩也，彼頭腦固之老生，及無知鄉愚，見者目笑存之，而老生鄉愚實無害於國也，獨至假借公濟私，託美名以濟惡念，如是者比比然，其惡過於盜賊，其罪亦浮於盜賊，何則，盜賊之行竊行刼獨迫於饑寒，出於不得已而為之，惟恐失之掩執，法律之制裁，其心未皆樂也，今某某之行事，目自以為好商不義之財，取之無礙，而又不慮其舉發，聞其人皆來自江北，今則滿載而歸，毀去茅屋，改建洋房矣，無論監守自盜，罪加一等，且從此使檢查會之威信掃地，社會將起輕視之心，奸商得以藉口，破壞抵制之圖體，妨檢查之工作，其罪何可勝數，夫買賣日貨為奸商，而若輩復因奸商以為利，奸商尚有血本關係，而若輩則惟賴一副西裝革履之皮相，不費一毛，坐得鉅資，謂非當代之幸運兒哉，嗟，若輩之幸，國之不幸也，今吾國之所以多不幸事，即以若輩之交幸運者太多也，

（蝶）

天喜堂

老婢調經丸

李森醫生

總發行所上海

曼麗書局

趙一去場市菜蓬往先該應人的海上住之　趙一去場市菜蓬到期星每該應人的海上到初